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六十三期
2005年11月　　頁35~70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寄寓、歸守與出離
——寓山三賦對主人與園林關係的思索*

曹　淑　娟**

摘　要

晚明時期，祁彪佳在山陰城外闢建寓山園林，當時文人以各種文體進行題詠、唱和，共同參與寓山的詮釋活動。除大量詩歌、園記之外，今日仍存見三篇賦作，作者分別為陳遘、陳函煇、陳子龍。本文以三人之〈寓山賦〉為觀察核心，嘗試呈現晚明文人園林賦曾有的試驗與努力。主要討論視點有三：一為書寫者與園林主人的交遊關係，如何影響賦篇書寫角度的擬立？二為園林賦如何詮釋主人賦予空間的意義，尤其回應著晚明時局，主人出處之際的選擇如何影響空間意義中心的認取？三為賦體作為晚明園林書寫的文類之一，如何繼承「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的傳統特質，以與園林主題相結合？在他們的討論中，園林與主人密切結合的性質，彰顯了寓山與自然山林的差異；而書寫者與主人的交遊與瞭解，影響著對園林的觀看角度與詮說，三陳〈寓山賦〉的差異，也正反映出他們撰作之際，與祁彪佳相互交會的光亮所能照見的能見度。

關鍵詞：寓山賦　陳遘　陳函煇　陳子龍　祁彪佳　園林

94.8.15 收稿，94.10.27 通過刊登。

* 本文為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NSC92-2411-H-002-052）之部分成果，謹致謝忱。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引言

人生寓居於世，不由自主地被拋擲到既定的生存處境中，同時也藉由感受、思索、言說與行動，試圖去理解、整理、解釋人生。感受與思索未表現出具體的形式之前，處在一種隱微默會的狀態，而言說與行動則往往宣告著自我對生命意義的賦與。祁彪佳（1602-1645）生於明清易代之際，是一位勇於以言說與行動表露其價值認取的士人。

祁彪佳字虎子，一字幼文，又字弘吉，號世培，別號遠山堂主人。生於明萬曆三十年（1602），英慧早發，十七歲舉鄉試，二十一歲第進士，次年謁選，授福建興化府推官，崇禎年間授御史，出按蘇松諸府，文治武功俱有可觀。八年（1635）以事忤當權者，引疾南歸，至十五年（1942）冬國勢危急，曾短暫復出。弘光元年（1645），清兵入越，以書幣相招，遂自沈於水，享年四十四歲。[1]自出仕以來以迄明亡，在職十一年，鄉居時間與之相當。彪佳具濟世之才幹與熱情，他的出仕與告歸，既有著個人的志向抉擇與價值判斷，也與晚明複雜紊亂的政壇、瞬息萬變的時局密切相關，因此他於崇禎八年引疾南歸，居鄉八年，並非從此背離社群時事，而以在地鄉紳的身份積極參與各項社會福利救濟事宜，並在亡國前夕的飄搖局勢中，毅然奉召復出，而又有二度短暫的宦途去來，最後則以在野之身拒絕清廷徵召沈水殉國，成爲晚明士人回應亂世、成就自我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範例。

筆者觀察祁氏鄉居期間的人生思索與回應之道，祁氏自身的語言與行事固然最爲真切清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祁氏「微斯人吾誰與歸」的情懷，不只表現在政經社福的領域，樂於與人分勞共事；也表現在園林興築與詩文寫作上，親友們或者參與園林的經營，或者參與寓山的題詠，他們與寓山主人之間形成一個知音應和的團體，既解讀著主人的言說與行動，部分也在親熟的生活與共事經驗中，培養出生命感受的默會。而政經社福、園林居遊、詩文寫作等並非個別斷裂的層面，它們往往相互聯通，於是賓朋參與的寓山題詠，提供了觀看

1 祁彪佳生平可參見《明史》本傳（臺北：鼎文書局，1979），卷 275，頁 7051-7055。祁熊佳撰，〈行實〉，收錄於《祁彪佳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10，頁 234-241。《嘉慶山陰縣志．鄉賢二》（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 14，頁 42 上-43 上。另淩雪《南天痕》、古高陽氏勘定《南疆繹史》、查繼佐《罪惟錄》、徐鼒《小腆紀傳》、計六奇《明季南略》等文獻俱有祁彪佳傳，諸書收錄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之《臺灣文獻叢刊》。

主人的一個視角，當然它會因主賓位置的高下、距離、向背等關係而有所不同，因而可能呈現參差不一的影像。

本文選取寓山三賦爲對象，希望能深入考察三賦作者與寓山主人的交遊關係與知契內容，解析他們如何以賦的體類特質呈現寓山園林及其主人的關係，勾勒他們所認識的寓山主人的形象。

祁彪佳在山陰城外闢建寓山，既與親友切磋琢磨，開顯園林的美感情境；同時主導親友團體題詠唱和，通過書寫園記、詩文，詮釋寓山的景觀與意境，輾轉參閱、評點，共同參與寓山的詮釋活動，這些主賓交迭唱和的詩文最後結集爲《寓山志》。[2]據《祁忠敏公日記》所載，[3]《寓山志》初編於崇禎十年（丁丑，1637），刊於十一年（戊寅，1638）年初，[4]後來仍持續擴編，今存尊經閣文庫本所收詩文，[5]其中許多作品寫作、彙集於崇禎十一、二年，甚至有十四年之詩作，乃是後來擴編之本。[6]

2 《寓山注》與《寓山志》皆為此期刊刻之詩文集，規模繁簡有所不同，《寓山注》以祁彪佳自撰四十九景小記為中心，後附親友題詠律絕。《寓山志》則以《寓山注》為中心，前後彙整親友之文章、題詠、遊吟、詞等各種體類而成。相關討論請參見荒井健，〈明末紹興の庭——祁彪佳と寓園について〉，《中華文人の生活》（東京：平凡社，1994），頁 434-468。曹淑娟，〈祁彪佳與寓山——一個主體性空間的建構〉，李豐楙、劉苑如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 373-420。

3 祁彪佳日記今日知見者十五種，始自崇禎四年（辛未，1631）秋冬，終於弘光元年（乙酉，1645）閏六月初四日，即沈水殉節前夕。分別命名《涉北程言》、《棲北冗言》、《役南瑣記》、《巡吳省錄》、《歸南快錄》、《林居適筆》、《山居拙錄》、《自鑒錄》、《棄錄》、《感慕錄》、《小拮錄》、《壬午日曆》、《癸未日曆》、《甲申日曆》、《乙酉日曆》，總稱《祁忠敏公日記》，收錄於《祁彪佳文稿》（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所藏珍本，1991）。本文所引日記以此本為據，為免繁瑣，並節篇幅，除《乙酉日曆》外，注中出處將只以數字標示崇禎年月日，如《感慕錄》崇禎十三年十二月一日作 13.12.01，並標示《祁彪佳文稿》之總頁次。

4 10.12.20：「校正《寓山志》。」11.02.03 云：「晚本原、體原兩師見顧，金明桂乃郎挾刻匠以刻《寓山志》來。」頁 1107、1113。

5 就筆者所知，海峽兩岸許多圖書館皆藏有《寓山注》，然似無《寓山志》之完整藏本。唯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有《寓山志》三冊，《寓山注》為其第二冊。筆者因衣若芬、廖肇亨二位先生贈文，復承李嘉瑜、鄭秀娟二位先生幫忙聯繫，得見第一、三冊內容，謹識此一段因緣以申謝悃。

6 可考者如王思任，〈遊寓山記〉，見於 11.06.06 日記；陳函煇，〈寓山賦〉，見於 12.05.01

尊經閣本《寓山志》中收錄二篇〈寓山賦〉，作者分別爲臨海陳函煇、侯官陳遜。據祁彪佳崇禎十二年五月初一日載：「得陳木叔書，讀其所作〈寓山賦〉及十六景詩。」[7]木叔爲陳函煇字，知其賦作於十二年五月之前。陳遜賦則無直接記錄，然可間接推求，蓋陳遜閩人，其賦序自云從社友安蓋卿處閱讀寓山相關詩文，故作此賦，而祁氏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記載：「是日得安蓋卿寄閩中諸公所作寓山詩賦甚盛。」[8]可以推知，陳遜賦極可能在安蓋卿所彙寄的閩中詩賦之列，寫作時日早於陳函煇。

筆者披索《祁忠敏公日記》，另檢出數則資料，得知當時另有賓朋朱國章、彭讓木、陳子龍亦皆以賦體寫作，進行他們對寓山主人與園林的詮說。十一年《自鑒錄》五月十四日：「有朱名國章者作寓山敘、賦、詩數種以見教。」十三年《感慕錄》十一月三日：「得彭讓老所作寓山賦，陳季琳爲作畫，莆友咏和者五六人。」[9]朱、彭二文作於尊經閣本《寓山志》擴編之前，而未見錄，應爲評選者所刪汰，蓋《寓山志》編纂過程中，既大量徵集詩文，同時也反覆進行評選刪汰的工作，以免浮濫。至崇禎十七年，祁彪佳復返寓山，仍持續徵集相關書寫，《甲申日記》二月二十五日記載：「予改董習孫寓山涉增入新造諸景，致書求陳臥子作園記。」三月初九日：「發舟，途次值陳臥子公祖拜訪，得其所作〈寓山賦〉。」[10]臥子即陳子龍，該賦寫定於十七年二、三月之交，今見存於《陳忠裕全集》。[11]以陳子龍當時身份、文學聲譽與主賓關係，其賦作所以未見收錄，應非爲評選者所刪，或者因寫作時日較晚，此一擴編本刊刻在前，未及收入。另據陳橋驛《紹興地方文獻考錄》云，有莫之永〈寓園賦〉載錄於《雍正山陰縣志》卷十六〈祠祀志〉及《嘉慶山陰縣志》卷二八〈藝文上〉。[12]然筆者查考，《嘉慶山陰縣志》卷二八〈藝文上〉錄存陳子龍〈寓山賦并序〉，未見莫氏之作。[13]

日記，許多詩文彙編於這段時期，但也有較晚出作品，如遊吟中趙鏡詩見於 14.04.02 日記。目錄中有「後遊記」、「曲」二者有目無文，下標「嗣出」，顯示主人整體規劃中此仍非最後定本，然果否嗣出，則尚待新資料之發現，目前難以論斷。

7 12.05.01，頁 1154。

8 11.11.22，頁 1138-1139。

9 朱國章見於日記 11.05.14，頁 1122。彭讓木見於日記 13.11.03，頁 1209。文俱不存。

10 17.03.09，頁1372。

11 明．陳子龍，《陳忠裕全集》（國家圖書館藏清嘉慶八年斡山草堂刊本，1803），卷2，頁12上-16下。

12 陳橋驛，《紹興地方文獻考錄》（杭州：浙江人民，1983），頁127。

13 清．徐元梅等修，清．朱文翰等輯，《浙江省嘉慶山陰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賦體長於空間鋪排、體物寫志，在中國文學史上，結合社會文化與文士心態，有不同階段的成績表現，其中如兩漢京都羽獵大賦的鋪寫帝王苑囿，漢魏行旅賦的以空間洄溯歷史，六朝詠物小賦的描繪山川風物，唐宋登遊散賦的投映生命圖景等，標誌著各里程的典型。那麼，在園林風氣興蔚、園藝美學講究精緻的晚明，賦體是否也有結合此一時代訊息的表現？筆者以爲進入明代中晚期的文化場域中，結合著文人有關園林的居遊、書寫經驗，書寫文人園林的園林賦至此才真正成熟，並且成爲觀察明賦的一個重要窗口。

對於明人賦篇的總體檢查，有賴於對個別賦篇精密考察作基礎。本文以陳遜（？，字鴻節，侯官人）、陳函煇（1590-1646，字木叔，臨海人）、陳子龍（1608-1647，字人中，更字臥子，號大樽，松江華亭人）三人之〈寓山賦〉爲觀察核心，主要討論視點有三：一爲書寫者與園林主人的交遊關係，如何影響賦篇書寫角度的擬立？二爲園林賦如何詮釋主人賦予空間的意義，尤其回應著晚明時局，主人出處之際的選擇如何影響空間意義中心的認取？三爲賦體作爲晚明園林書寫的文類之一，如何繼承「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的傳統特質，以與園林主題相結合？倖存的寓山三賦各自展示了不同的試驗方向與努力，也恰如其分地呈現了他們參與寓山園林書寫活動的主賓關係。

二、陳遜賦——園林名義負載的訊息

陳遜是位民間詩人，對祁彪佳與寓山園亭而言，他是位素昧平生的陌客，可能終其一生未曾拜訪寓山。賦序自言寫作因緣：

> 是編也，遜得于社友安蓋卿秘笥中，及誦其記與詩，莫不文轡龍虎，韻協金石，如夢斯覺，如醉斯解，恍然怫然，神遊于寓山之側，秉耒之暇，模寫形勝，馳思抽毫，雖則技是雕蟲，才非吐鳳，不鄙小巫之誚，庶追大雅之風。[14]

據民國二十五年紹興縣修志委員會校刊鉛印本影印，1983），卷28，頁32上-34上，錄存陳子龍，〈寓山賦并序〉，文字與《陳忠裕全集》本略有出入。筆者全面披尋《嘉慶山陰縣志》各卷，皆未收莫氏之作，不知陳橋驛是否另有所據？至於《雍正山陰縣志》筆者尚未得見，仍持續尋訪中。

14 就筆者所知，陳遜〈寓山賦〉僅見於日本尊經閣本《寓山志》第一冊，編排次第在陳函煇〈寓山賦〉之後，董玄〈寓山涉〉之前。其頁碼編排，各文獨立，不與他文相續，殆為擴編補入方便之故，此段文字在1下-2上。本文論述陳遜〈寓山賦〉，率以此本為據。

所稱「是編」究指《寓山注》或是《寓山志》初編，難以確認，而所稱揚的記與詩，主要即指《寓山注》的園景小記及記後附詩。安蓋卿與祁彪佳熟識，歷年日記多有書信往來記載。上文已指出：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彪佳得安蓋卿寄閩中諸公所作寓山詩賦，筆者推測此賦應在其中。案陳遜閩人，《全閩詩話》有傳，[15]可概見其生平：少爲諸生，不得志，一日盡焚應舉文字及所著衣巾，逃入越王山中，以釣弋自娛者二年。後借貸遠遊，觀泰山日出，遊嶧陽，拜闕里，登戲馬臺，涉淮渡江，抵陪京，覽故宮，軒渠自喜，謂少陵壯遊莫己若也。其間流連於曲中，受騙於路人，困病於途，幸得何季穆等賞其詩，載歸虞山，引見詩友。後歸閩中，戮力爲詩，曹學佺（字能始，號石倉，1574-1646）編《十二代詩選》，採入其詩。小傳爲虞山詩友晚年重逢所作，對陳遜返鄉後之生活未多著墨。案陳遜生卒年已不可考，僅能依此資料推求其概略之活動時期。曹氏《十二代詩選》，又稱《石倉歷代詩選》，序文署於崇禎四年，是時陳遜已結束壯年浪遊，遂得以詩見知於當時辭官返鄉的曹能始，小傳言陳遜重訪作者於虎丘，必在此歲之後；而文末有「屬其歸也，以質諸能始」，曹氏於易代之際，出奉唐王，順治三年，明亡，入山投繯死，推測小傳之作應在明亡之前，始能閒閒拈出此一不急之務。亦即二人重逢在崇禎四年至十七年間，陳遜年歲已長，已是「素芭披領，兩目殽眵」。至於因安蓋卿而賦寓山，事在崇禎十一年，是其已厚殖學力，老鍊詩藝之時了。

由賦序看來，他對祁氏的事蹟有基本的瞭解和欽慕，但極可能未曾拜訪寓園，如何以賦體鋪陳寓山園林的具體空間？他巧妙地將焦點由園林景象轉移到園林標題，運用分立共存的事類來進行名義鋪排，景象退到第二序位，是鋪排項目中的一部分，園名「寓」作爲貫串諸段議論的線索，藉以闡揚園主創造園林的旨趣。

（一）「所寓在志」事類的分立共存

陳遜賦近二千言，書寫的焦點不在呈現寓山園林的景象結構本身，也不在寓山景象如何投映主人生命特質的分析，他選擇從文字入手，以祁氏園林總名爲「寓」作爲意義中心，結合自己對於主人與園林的認識，特別強調主人精神意志如何「寓」之園林。此一寫作方向，呼應著當時標題園盛行的風氣。兩晉

15 清．鄭方坤，《全閩詩話》，《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集部425，卷8，頁47上-48下，總頁333-334。此傳錄自《稽古堂集》，載其流連曲中，受騙路人，藉由具體事件，可以想見其性格；稱許其晚年詩風：「用物博，使事切，鍊句穩，譬之于膳，烹羊炮鼈，右腴割鮮，非餖飣之具也。譬之於酒，縹清醇酎，三釀五齊，非糟醨之屬也。」

石崇金谷園、謝家始寧墅、唐代王維輞川別墅、白居易廬山草堂等，大多順隨原有地名取稱。宋代以來，文人園林多別立標題，司馬光獨樂園、蘇舜欽滄浪亭、王獻臣拙政園、鄭元勳影園等，或者標示主人懷抱，或者揭出園林美感特質，以語言文字參與園林藝術的整體創作之中。[16]祁氏園林名稱其實是沿用小山之舊名，[17]或者直稱寓山，或稱寓園，但在標題園盛行的背景下，樸拙的舊名，可以開發出新的意義，陳遜即將寓山視爲言志的標題園，進行園林標題的分析。

> 寓名于山，山亦志寓，繇斯而觀，大地山河亦寓焉。二儀五緯，寓之昭明；雷轟電掣，寓之激訇；醴泉芝草，寓之休徵；四瀆五嶽，寓之涵峙；霜露風雲，寓之氛蝠；勳業經綸，寓之三事。顧南華所寓在言，而寓山所寓在志，咸寓之寓也耶！先生之寓，其義大矣哉！[18]

拈出「大地山河亦寓焉」的大前提，其意以大地山河作爲道的寄寓所在，二儀五緯，寄寓著道的昭明；雷轟電掣，寄寓著道的激訇；醴泉芝草，寄寓著道的休徵；四瀆五嶽，寄寓著道的涵峙；霜露風雲，寄寓著道的氛蝠。旋即推到人文世界的作爲，以「勳業經綸，寓之三事」，寄寓著道的三種不朽價值。然後由三事下開「顧南華所寓在言，而寓山所寓在志」，莊子立言，《南華經》藉莊子詭言以寓道；而寓山呢？「寓山所寓在志」的語意有些模糊，是否意味著寓山藉由主人心志的投映，也成爲寄寓著道的某一訊息的載體？他以寓山與南華並舉，不同於四瀆五嶽，直接「寓之涵峙」，而是進入人文世界，結合主人的精神意志而言寓，所以云「寓之寓」。陳遜敏銳的對於園林與自然山水作出區別，也解釋了自己所以扣緊主人以言寓山的寫作策略，原來是有深意的安排。

正文分十段，皆以「此先生以□□爲寓者也」作結，彼此間平行並列，不相從屬，從各個角度共同發揮闡釋「寓山所寓在志」的可能內涵。

各段名義及其主要內容條列如下：

1. 園林：寓山經主人進行整治工程，開闢成園林的美麗景象。
2. 文章：主人閱讀典籍、縱橫著作，呈現豐富的著述內容。
3. 見聞：寓山所在有嵐靄霞雲、谷響松濤等耳目見聞之景。

16 楊鴻勛曾細分園林命名的性質為記事、寫景、言志、抒情，這些園林藝術作品的標題，突顯出創作思想及主旨情趣。《江南園林論——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4），頁267。

17 08.11.30:「堂曰寓山草堂，亭曰太古，齋曰詠歸，園不敢名而仍其舊曰寓山。」頁1035。

18 陳遜，〈寓山賦〉，頁6下-7上，為免繁瑣，行文中之片斷引文將不逐一作註。

4. 飛潛：寓山園林有猿鶴咲人、魚蝦傲色等飛禽游魚景象。

5. 交游：主人品流高尚，往來交遊人物各具風操特質。

6. 名勝：寓山外圍環境名勝薈萃，遠近山水如畫，更饒歷史古蹟。

7. 軒冕：主人恬愉貞正，褐衣蔬食，精神沖淡，安於丘園之間。

8. 游戲：主人覽止足之分，悟寵辱之因，不執著於人間榮名與功業。

9. 放達：主人既能立朝展現器識，復能薄世情、輕人爵，急流湧退。

10. 名節：主人既歸之後的園居生活，能以玉潔寒素自持。

原本語言文字敘述的先後關係，伴隨有時間的流程，容易產生先後因果的暗示，陳遘則有意將敘述的先後，打開成爲平面的展示，一方面藉標題句型「此先生以□□爲寓者也」的重出來維持並行的關係，一方面割斷段與段間的邏輯連結，有利於加強橫向並置的效果。因此十項名義中，雖然可大別爲兩大群組，1園林、3見聞、4飛潛、6名勝四項以鋪寫寓山的內外景觀爲主；2文章、5交游、7軒冕、8游戲、9放達、10名節六項則是鋪寫主人祁彪佳寓居園林的各種面相，這是園林或園主入手的差異，但作者無意於歸納，賦篇中隨意散置，未作群組的分合。而部分段落內容相近，卻分立標題，如「7軒冕」與「10名節」、「8游戲」與「9放達」，想是出於儘量求分、以取十全之數的意圖。

「寓」字的傳統用法，大抵取寄託、寄寓之意，或指具體空間的寄寓，或指語文等載體的象徵寓意。陳遘賦篇之「寓」兼取二者，指主人歸返家鄉之後，園林、見聞、飛潛、名勝等具體空間景象固然作爲託身息心之所，園居從事文章著述、交游親友、放達自適、名節修持更是主人精神心力寄寓所在。此外，以軒冕爲寓、以游戲爲寓二者之「寓」，乃強調寓之暫時性，指瞭解軒冕、游戲只能視爲一時的寄寓，即以昔日的出仕、奢華爲寄，今日轉折歸來，遂無留戀。而其他八者則爲正向取意，認取作爲今後的依止。

寓山爲小山舊稱，主人開闢園林，對於園景分勝一一命名，而園林總稱則「不敢名而仍其舊」，其中透露了對家族情感的珍惜，對大自然的敬重，以及自我抑裁的心態。但主人接受舊稱之際，同時也叩發「寓」之意涵，進行意義的詮釋，而有「歸亦是寓」、「夢覺皆寓」等體會，籠攝個人家室的寄寓、出處之際的斟酌、人生如夢的感懷等等。[19]陳遘以旁觀者的立場提出解釋，自然不如主人體察的深刻，但也因帶著仰望的視角，故也打開對主人人格情志較多層面的觀察與讚揚。

19 詳細討論請參見曹淑娟，〈夢覺皆寓——《寓山注》的園林詮釋系統〉，《臺大中文學報》15期（2001，臺北），頁193-240。

（二）影像斷片與辭采敷陳

陳遜賦篇鋪排手法表現爲內外兩層，第一層是「此先生以□□爲寓者也」的十項事類鋪排，言主人之以園林寓其志，此處云「以園林寓其志」，而不云「以寓山寓其志」，蓋因陳遜強調的是主人離開仕途、開園自適的行爲本身，而非個別園林的空間特質。因此，他第二層的鋪敘，不落在寓山具體的景象空間之引介，而滿足於藉由辭采鋪排園林共相，展現敷采摛文的語文能力。作爲一位他鄉的陌生文友，陳遜參與閩中文人題詠寓山的行列，辭采敷衍是他用以間接表達自我身份與能力的方法。

試讀其有關園林的鋪寫，「1園林」一段寫寓山與祁氏的遇合：「夫斯山之韜晦，藉哲人以昭顯」，經主人「搜石象山，溯泉象沼，空洞架窻，爰砑搆牖」的整治工程，得以開闢成美麗的園林景象。文中描述「群峰上攢，眾壑下走，恠石突怒，飛流亂吼」的地勢處理，以及「蔭以菁蔥，餙以蕨薽，鮮葩以序，靃靡以時」植栽情形，只是勾勒出一般園林處理的基本原則，無法觸及寓山的特色，至於以太真新浴、飛燕凝脂、臨春貴嬪、姑射仙姬譬擬其美感，訴諸空泛的想像，就寓山園林而言，是不成功的引介，這與陳遜未曾親歷寓園，純由詩文閱讀進行想像有關。

「3見聞」一段描繪寓山所在耳目見聞之景，焦點集中在大自然的雲煙變化和水籟松濤。「朝嵐夕靄，時濃時淡，朱霞如綺，卿雲如絢，始旖旎而象形，終襳纚而誕幻，翕欻拂堝，絪緼凌亂，如氷綃之曳影，如天花之落瓣。餘者如幢如蓋，如狻如猊，罔象異狀，曷可端倪。」這是山林地的園林透過借景作用，將自然空間收納入園的效果之一；而「復有箕伯扇權，萬竅怒號，若叱若吸，若噂若嘈，空谷迭響，長松鼓濤。披襟飄颺，奪袂飛舉，澗淙淙而齊鳴，樹傲傲而起舞。」是風吹萬竅帶來聽覺的豐富效果。相較於具體的人爲建制，虛相空音，是作者較易於著手鋪排、馳騁文采的內容。

「4飛潛」一段較簡短，描繪寓山園林中的飛禽游魚景象，並將之與政教文化的符號象徵相互聯結，在政教儀制上，「置之天鈞，可以平分風月，置之黼扆，可以斧藻鴻業。」在文化人格上，「大觀齊物，忘機化域，樂契羲皇，賞沉濠濮。」以景言人的企圖最爲明顯。

「6名勝」一段描繪寓山四周環境，山陰會稽一帶自古以山水明秀著稱，文中舉出曹娥江、富春渚、蘭亭、禹穴、戢山、剡溪等近景，既有「碧芷浮天，漁歌互起」，「松下草間，人行畫裡」之美，復有「千祀流芳，照映文史」的歷史風華。此外更推遠至杭州一帶三竺、兩高、天目、五泄、若耶、苧蘿等山水，此則超越園林借景作用所及範圍，純是文人臥遊，以閱讀地圖般的角度，

爲寓山與這些名勝畫出想像的連接線。

至於鋪寫主人方面，「2文章」一段由主人世代藏書的家族性質，寫到他縱橫各領域的著作，彪佳傳世之作除了園林詩文，還有《曲品》、《劇品》，大量稟牘書判文字，著述內容豐富多樣。文中只大別爲兩類，一則馳騁才氣之作：「乍潛乍飛，宛若昇淵之龍，或舞或翔，欻若鳴皐之鶴。蓋其張弛咳唾，種種超絕，揭赤城之霞，瀉天台之瀑。」一則闡道論德之作：「當夫闡道論德，紹明聖哲，望擬人龍，寶推駟璧。渾雄則歸于兩漢，藻繪則擅于二京。攡品彙而揚抶，詎以釣譽而獵聲。」多屬頌揚之虛辭，未能具體討論彪佳著作的意義，這是一般應酬文字共同的缺失。

「5交游」一段以品鑑語彙描述主人天性澹逸，品流高尚，「操凌氷雪之中，鑑徹水月之上」，自能召喚各領域之領袖人物與之往來交遊，文中以「董賈經術，憲點清脩，龐許禪宗，嵇阮風流，王謝貴倨，房杜勳猷」作爲人物典型，涵蓋儒生、禪客、貴族、巨勳、野老與名士，以廣闊的交遊圈反映祁氏歸而未隱的鄉居狀態。

最後四段立意相關，「8游戲」與「9放達」應爲一組，言主人才識清通、風操勁直，立朝則效忠建功，退守則林皐自適，「覽止足之分，悟寵辱之因，曷爲鬼神之伺闞，炎沍之陶鈞」，所以能洞察一切榮艷、甘薤、滓穢、清虛背後的本質，包括功業名聲，亦不啻泡影火風之起滅，所以效法古人走向山水。「7軒冕」與「10名節」二段亦相近，前者強調主人棄去軒冕、恬愉貞正的性情，筍蕈可飽，毳褐可溫，精神收斂於山園之間。後者即描述主人園居生活的情境，「明月初臨，微雨初歇」、「梨花雕檻，菡萏清池」是園林的時辰景致，「學窺二酉，腹備四時」、「錦心繡口，鳳羽鸞姿」是園林主客的才學詩興。「焚香餘暇，清心玉潔，處塵不滓，處炎不熱，既門高而鼎盛，儼寒素而自若」，則彰顯主人自我修持的高度。

這些分列的條文，從不同的角度來切入，各各揭示了主人與寓山面目的一個斷片，讓讀者在閱讀中重新拼貼。能否拼貼成功，除了有讀者的個別差異外，更重要的是製作者是否提供了足夠的圖片，以及可以辨識的線索。就寓山園林而言，陳遜提供的斷片顯然不足，如寓山園林包括豳圃、豐莊農耕經濟園區，不同於一般園林多限於住宅和休閒區的規劃，此賦皆未論及；又辨識的線索亦不夠清晰，如主人刻意開鑿讓鷗池，以水補救寓山原本以石爲主的重拙，賦中只以「搜石象山，溯泉象沼」、「恠石突怒，飛流亂吼」加以描述，簡略勾勒一般園林理水的共相，不相應於主人所強調的澄澈空明、天光一色的情境；而賦中設有「飛潛」一段專寫禽鳥，卻完全不及於主人以池相讓的鷗鳥。這是陳遜未能親身見臨，而以文本臥遊寓山，所形成的書寫限定。就主人而言，陳遜

雖然極力讚揚，但提供的斷片亦有所不足，如言主人歸而未隱的鄉居狀態，他參與證人書院，與劉宗周等師友講究心性之學；他接受兄長引導，篤切於學佛功課，追隨僧師禮佛拜懺；他與各級官宦聯繫密切，共商救荒之議，並積極負起實務責任。主人這些交遊實情，也因陳遜作爲異鄉陌客，成爲他的書寫立場和角度所未能觸及的部分，而他未及之處，正好留下了陳函煇、陳子龍可以後來者居上的翻騰空間。

三、陳函煇賦——居遊生活的當下諦觀

陳函煇刻意選擇賦的體裁來詠寫寓山園林，在序中曾有所說明：

> 柱史祁幼文先生為園於丹翠之間，曰山寓園，因園寓山。窈窕秀韞，據人間福地之勝，一時遊繪其中者，有記、有涉、有評、有夢、有銘、有問、有解、有述、有注、有題、有吟、有調，而賦其事者尚鮮。昔謝客山居，選自然之神麗；沈侯郊憩，寫獨往之心胸；吳筠巖棲，既擊蒙而又練氣；孫承嘉遁，遡春圃以及秋林。脩心在光煙流月之中，尋山出沿幽達峻之外，咸去餘取素，即景送情，非同下舍之夸，共切吾廬之愛，勉抽巴里，用代湛游，貊發玄賞者一吷爾。[20]

所謂記、涉、評、夢、銘、問、解、述，大抵相應於尊經閣本《寓山志》第一卷的內容，其中大都以意命篇，涉作景觀導覽，評作景點評次，夢寫夢遊情境，問即景發問，以問爲答，解則代主人解釋園名，就文體而言，不妨歸爲雜文一類。注指第二卷之《寓山注》，題、吟、調則爲第三卷中的題詠、遊吟與詞了。可見函煇當時已曾披覽早先編成的《寓山志》，且該本《寓山志》已與尊經閣本有類似的架構與規模。而在披覽之後，函煇發現「賦其事者尚鮮」，如上文所言，最少前一年已有朱國章、陳遜之賦，然朱賦未入選，遜賦今刻於函煇賦之後，函煇是否得見二人賦，今不敢確定。函煇自覺地選用賦體，帶有自我挑戰、馳騁才思的意味。序中提舉四人爲典範，謝靈運、沈約、孫承爲六朝人，吳筠爲唐人，或爲巖棲安身之道士，或爲短暫山居的士人，函煇一方面認同他

20 陳函煇著作今存見者如《社選寒枝集》二卷、《寒江集》三卷、《選寒光集》八卷，（三集皆為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原刊本）、《陳寒山文附孤忠遺稿》（臺北：新文豐，叢書集成續編冊148），皆未收所作〈寓山賦〉。就筆者所知，僅見於日本尊經閣本《寓山志》第一冊，編排次第在王思任〈遊寓山記〉之後，陳遜〈寓山賦〉之前，本文論述率以此本為據。一如陳遜賦，本文頁碼獨立編排，不與他文相續，上段引文見頁1上—下。

們「去餙取素」，退離塵俗親近自然的愛好，一方面讚嘆他們「即景送情」，能藉由鋪寫景物傳達出真實的感受。而「非同下舍之夸，共切吾廬之愛」，更同時兼括表現形式與內在情意而言，上句既指此賦不同於獻賦頌德或應詔求用者的浮誇風格，[21]也讓人聯想到殷覬「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的故事，[22]恰呼應下句的情感；「吾廬之愛」直用陶淵明〈讀山海經〉的文典：「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23]並結合後人詩文如白居易、陸游之〈吾廬詩〉：「眼下營求容足地，心中準擬挂冠時。」「拄杖每闌歸鶴入，釣船時帶夕陽來。」[24]在互文性的脈絡下，吾廬固然是家屋通稱，同時也透露出在仕隱出處間抉擇的趨向，爲正文的議論預設伏筆。

函煇以遊園者的視角來開展賦篇，面對的是一座開闢工程已然大致就緒的園林。其基本書寫策略是：重組寓山四十九景，聯類屬辭，形成新的文理秩序，重繪一張寓山的文字地圖。

案祁彪佳曾自撰四十九景園記，結集爲《寓山注》，始於水明廊，終於八求樓，文字中極留意景象間的聯繫途徑與空間構圖，更藉由篇章的安排次第隱然表現諸景象的導引關係。[25]函煇之賦即以四十九景爲主體，然在次第上有所更動，亦即在寓山的文字地圖上，四十九景成爲二度創建的素材，函煇依自己的問題意識重建觀看寓山園林的導引路線。爲便於對照，下文所引其寫景段落，各文句所對應的景點及在《寓山注》中的排序，將以括弧加以標示。

（一）寓山理水疊石成就怎樣的園林之美？

賦篇起首直接以寓山發端，簡潔勾勒鑑湖邊的一座獨立小山，已經整治，所以只見文理，不見蓁莽。下文即展開空間鋪排，一一細數寓山園林的水石景點：

特然而丘者，亦靈區之寓歟？匪崇椒兮翳日，無榛屯之攩路，從東

21 下舍指尚書建禮門，上省為崇禮門，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闈，主掌取士之責。參見任昉，〈王文憲集序〉：「出入禮闈，朝夕舊館。」李善注引《十州記》，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1992），頁2083。

22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德行》：「覬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余嘉錫撰，《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1984），頁44。

23 晉・陶淵明著，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讀山海經》（臺北：里仁，1985），卷之4，頁133。

24 分見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1988），卷23，頁1592。宋・陸游，《陸放翁全集・劍南詩稾》（臺北：文友書店，1959），卷10，頁171。

25 請參見曹淑娟，〈夢覺皆寓——《寓山注》的園林詮釋系統〉，同註19，頁193-240。

> 武以飛形，落西鏡而成趣。帶長薄以迂迴，挾突兀以自固，石有理以必擘，雲無封而彌護。水循流以穿廊，碎琉璃而不顧（1 水明廊）。簾捲雨以呼虹，忽明霞之半吐（3 呼虹幌）。彼湍激之紋深，何進鷗而退鷺？鷺市俗於朝聯，鷗堅盟於野素，讓清池以居之，覺炎機之永墮（4 讓鷗池）。於是堤香縱踏（5 踏香堤），臺影孤浮（6 浮影臺），割青拖綠，雪澀煙稠。穴石腹以為橋（7 聽止橋），沁月魂而出流（8 沁月泉）。澹斜川以容與（14 小斜川），摘芙蓉於渡頭（22 芙蓉渡）。握宛轉之僊環（46 宛轉環），濾花舍於眾洲（45 即花舍）。既方折而壁鑿，亦圓涵而蚌投。水事未窮，石言可聽。孤峰傾玉女之盆（21 孤峰玉女臺），冷雲笑巨靈之坌（11 冷雲石）。或偃仰若樂魚之莊，或危坐如說法之遁。一上鐵芝之峰，更覺金骨之勁（32 鐵芝峰）。試礪齒於曲阿（29 酣漱廊），如挈瓢於天磴（27 天瓢）。剔巒雉於崑崙（25 小巒雉），緤閶風之峭蒨，咸瓏瓏透造化之空，即塊壘具乾坤之正。[26]

很顯然的，函煇此段寫景幾可說是「因名言景、望文生義」，將勝景名稱嵌入文句中，加上簡要的動態描述，如寫水明廊云：「水循流以穿廊，碎琉璃而不顧」，以循流穿廊呈現動感，以碎琉璃點出「明」字；寫呼虹幌云：「簾捲雨以呼虹，忽明霞之半吐」，以捲簾半吐彰顯「幌」的空間特質；至於「握宛轉之僊環」、「孤峰傾玉女之盆」則純得力於握字、傾字；其中讓鷗池得到了較多的解釋，也只是藉鷗鳥來強調主人「野素」的價值取向。藉由具體園景名稱，取代了傳統賦篇物類的鋪排。消極而言，避免了單純堆疊名目的繁冗無趣；積極而言，也因景點名稱的專屬性質，指向具體個殊的園林景象，確立所寫園林的獨特性。並且園林命名帶有馳騁文才、彰顯癖性的意味，函煇此段文字依名寫景釋義，同時也表達了對園林主人文才、癖性的稱揚與瞭解。[27]接受園林景名的局限，取消了物類的堆疊、形勢的排比，或許少了如京都羽獵大賦的磅礴大氣，但也符合文人園林內部建設大多體量精小的性質。

此外，可以留意他介紹園景的次第與《寓山注》的差異，從1水明廊到8沁

26 陳函煇，〈寓山賦〉，頁1下-2下。

27 張岱稱許祁彪佳寓山諸景命名佳妙：「造園亭之難，難於結構，更難於命名。蓋命名俗則不佳，文又不妙。……寓山諸勝，其所得名者至四十九處，無一字入俗，到此地步大難。」張岱，《琅嬛文集．與祁世培》（臺北：淡江書局，1956），頁90。園林命名帶有馳騁文才、彰顯癖性的意味，解讀者釋名就帶有表達愛賞文才、癖性的知音之意了。

月泉，是循水路進入園門、越讓鷗池、抵寓山山腳的路徑，函煇也由此出發，但跳過2讀易居，因爲人爲居室要納入另一個問題段落。8沁月泉以下接14小斜川、22芙蓉渡、46宛轉環、45即花舍，諸景點以親水的性質被集中在一起，它們環繞著讓鷗池，因水而有光潔涵潤的美感。但是彼此之間未必直接相聯通，如小斜川與芙蓉渡之間隔著溪山草閣、袖海、瓶隱，而宛轉環更與它們隔著踏香堤，隔著深靜的池水遙遙相望。原來，函煇並無意於進行真實園林的導遊，那是園記更適合擔任的工作，利用文字敘述的先後次第，勾勒園景彼此間的展示程序、掩映關係、以及隱顯久暫等作用。但他選擇了賦體，選擇了以類相從，特別突顯水石兩大要素。在介紹寓山親水之景後，他以「水事未窮，石言可聽」作並列式的銜接，轉而介紹山石景象，因此21孤峰玉女臺、11冷雲石、32鐵芝峰、29酣漱廊、27天瓢、25小巒雉等各自脫離原來所屬的導覽路徑，切斷時間性的聯結，各以不同的姿態，從錯落的地理位置，此呼彼應，一同展示玲瓏剔透的石理與剛正耿介的石性。這種以類聚合的觀景方式，採空中鳥瞰的平面圖式，與遊覽真實園林步移景換的線性途徑相異，形成紙上遊園的新趣味。

（二）寓山的居室建制提供怎樣的生活情境？

除了遊觀審美之外，園林兼具可居的性質，寓山之亭榭建制具有什麼特色？提供怎樣的生活功能？主人起居其間，又賦與這些空間怎樣的家族傳統與個人特質？函煇依然延續依名寫景的方式，帶出對主人活動的想像：

> 爾乃此堂（33 寓山草堂、47 遠山堂）彼榭（12 友石榭），密室（31 約室）廣亭（17 選勝亭、24 妙賞亭），袖可出海（19 袖海），隱亦入瓶（20 瓶隱）。吹笛獲材於椽竹（28 笛亭），爛柯忘世於楸枰（30 爛柯山房）。松列蒼官於外位（15 松徑），篠搖黃月於中庭。最喜櫻林彈熟（16 櫻桃林），適當茶塢旗青（10 茶塢），盡還杜鵑之債，微滌鷓鴣之馨。方遊神於太古（13 太古亭），還讀易於幽扃（2 讀易居）。若其四負無慚（48 四負堂），八求轉赴（49 八求樓），貯曹家之石倉，標房公之豐庫。發璋琬於珠丘，絢星河於雲步，抗五太以齊襟，總三才而在馭。彼百代之滔茫，似堯洪而媧破，湮汩源而補濕，匪鉅手其曷助。伊明喆之先幾，殆捨筏於象數，鴻何漸而遽冥，鳳方翽而遙翥，洎麟醢而鸞笯，覺清風之徐過，方悟靜者之樂（35 靜者軒），詎有志歸而誤（26 志歸齋）。若夫堅固之林，庵羅之園，燈王分照，香積留飧。偕春鹿以草泳，拔老象之泥痕，問角虎於永嘉（18 虎角菴），牧水牯於溈源，洵眼前之淨土，俄欲辯

而忘言。[28]

同樣的，函煇將寓山的主要建築從各導引路線中抽離出來，重新加以組合。如「方遊神於太古」下接「還讀易於幽扃」，由太古亭出發，要沿松徑、經友石榭、小斜川，下聽止橋，過踏香堤，才能到對岸的讀易居，但乘著神思的羽翼，函煇帶領讀者快速移位，也剪輯拼貼出主人在不同空間活動的圖像。

從「此堂彼榭」到「微滌鷓鴣之馨」，大抵是休閒活動或安憩的處所，對33寓山草堂、47遠山堂、12友石榭、31約室、17選勝亭、24妙賞亭、19袖海、20瓶隱，其中一部分作爲居室，或未規劃爲特定用途，作者匆匆帶過，是可以理解的；至於17選勝亭與24妙賞亭的設置，主人頗爲自得，亭在園林中的聚焦功能與美學意涵，是遊園者所不宜忽略的，但是函煇卻僅以「廣亭」二字交待；另如遠閣，主人最喜其「至此而江山風物，始備大觀，覺一壑一丘，皆成小致矣」，[29]卻未見及；這些都因他不是走在寓山園林的導引路徑上，而是遨翔在文字地圖的上空，從他的角度也就看不出空亭遠閣的特色。所以他選擇了大面積的植栽景色，藉以鋪染出顏色豐富、感官交錯的休閒情境：「松列蒼官於外位（15松徑），篠搖黃月於中庭。最喜櫻林彈熟（16櫻桃林），適當茶塢旗青（10茶塢），盡還杜鵑之債，微滌鷓鴣之馨。」

作者更著重的是從「方遊神於太古」以降，重點描述的寓山建築三寶：藏書樓（49八求樓）、書房（2讀易居）與佛堂（18虎角菴），三者是寓山園林文化的精神所繫，函煇至此也才放開筆觸，極寫主人在這三方面所做的功課。

祁父祁承㸁澹生堂藏書六千七百餘種，八萬五千六百餘卷，是晚明重要的藏書家，祁彪佳繼承此一癖好，借用鄭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之說，於園中構八求樓以藏書，勤於蒐羅，護持文獻，得書三萬一千五百卷，也可稱爲豐贍了。[30]所以文中「貯曹家之石倉，標房公之豐庫」，極言其收藏之豐富；「發璋琬於珠丘，絢星河於雲鞶，抗五太以齊襟，總三才而在馭」，極言其橫括經史子集，薈萃人文智慧的成績；「彼百代之滔茫，似堯洪而媧破，湮汩源而補濕，匪鉅

28 陳函煇，〈寓山賦〉，頁2下-3下。

29 祁彪佳，《寓山注．遠閣小記》（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刊本），卷下，頁18上-19下。陳函煇賦篇未及之景尚有23迴波嶼、34通霞臺、37柳陌、39抱甕小憩、41梅坡、42海翁梁、44歸雲寄。

30 澹生堂藏書情形請參見嚴倚帆，《祁承㸁及澹生堂藏書研究》（臺北：漢美圖書公司，1991）。祁彪佳，〈八求樓小記〉則云其父：「窮搜博採，凡積書十萬餘卷。」自云：「自吳中乞身歸，計得書三萬一千五百卷，庋置豐庄之後樓，鎮日摩挲，亦僅得我先君子購書聚書之似而已！」《寓山注》，卷下，頁45下-46下。

手其曷助」，則引發蒼茫的宇宙情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唯有藉助文獻的護存與積累，得以試圖重新建構消逝中的歷史記憶。

彪佳又稱世代受《易》，故以「讀易居」名其書房，自撰園記中云：「予雖家世受《易》，不能解《易》理，然於盈虛消息之道，則若有微窺者。自有天地，便有茲山。今日以前，原是培塿寸土，安能保今日以後，列閣層軒長峙乎巖壑哉？成毀之數，天地不免。」[31]主要針對園林必然走向頹敗的命運，這是他對自己熱衷於闢建寓山的自我警醒與說解，當然「盈虛消息之道」也籠括各種世情，其中也透露出對於人事興衰的超然心態。函煇則更進一步結合到彪佳的告病歸鄉、明幾退藏的仕途轉向：「伊明喆之先幾，殆捨筏於象數，鴻何漸而遽冥，鳳方翽而遙翥，洎麟醢而鸞笯，覺清風之徐過，方悟靜者之樂，詎有志歸而誤。」以鴻漸於陸卻遽爾遠逝，鳳方振翅卻高飛遠去，寫主人方當盛年，立朝未久即告病返鄉；古人以麒麟不來、鳳凰不至爲衰世的象徵，[32]麟醢而鸞笯應也是影射晚明政壇的權勢傾軋，所以祁彪佳主動退出。而賦成二年後，陳函煇也從地方小吏告歸，園居以取得自由與清靜，是許多士人基於政局無奈而作的反向選擇。

至於虎角菴，則是供奉大士、修習淨土之所，彪佳返鄉後，接受兄長師友的影響，兼修禪淨，駿佳尤殷切引導親近淨土，虎角菴爲其命名，蓋取永明禪師「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的譬喻。[33]《祁忠敏公日記》中往往記載其宗教性的活動，如平日之坐香，或特殊節日行千佛懺等。彪佳律己甚嚴，自我觀省下，屢有心性不免紛馳之嘆。[34]函煇卻極寫其境界，大量援引佛教典故，或正用，[35]或反用，[36]直以寓山園林爲佛國淨土，沐浴著燈佛智慧之光，享用佛國

31 《寓山注．讀易居小記》，卷上，頁6。

32 如《呂氏春秋．有始覽》：「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85），卷13，頁678。王冬珍等校注，《新編管子．封禪》：「今鳳凰、麒麟不來，嘉谷（應作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卷16，頁1083。

33 據《寓山注．虎角菴小記》：「庵成，問名於家季超，題之以虎角。」卷上，頁31。意指禪淨兼修，功力精猛，猶如帶角之虎。

34 如10.11.17云：「禮千佛懺起，共三千佛，每日拜誦以五百計。予與諸上人俱不敢偷安，惟覺此心時有散亂，不能作寶座光明之觀耳。」頁1104。

35 《翻譯名義集》：「庵羅，正云庵沒羅或庵羅婆利。此果多華，子甚少，其葉似柳而長一尺、廣三指，果形似梨而底鉤曲，生熟難知，可以療疾。彼國名為王樹，謂在王城種之。」（CBETA, T54, no. 2131, p. 1102, c17-p. 1103, a8）另燈王、香積、

香積之飯；如春鹿、老象出離人世之苦，有情俱得安樂；又以主人禪淨俱修，既向著帶角虎的境地精進，也參悟著「潙山水牯牛」的公案。[37]這般以寓山園林作爲佛國淨土，此地即是彼岸，不免是盛美過譽的浮詞，然而卻也是賦體往往務求極致的共同傾向。

（三）寓山園居如何調和淑世情懷？

八求樓的藏書，見主人的文化歷史意識；讀易居的研《易》，見主人的明幾識鑑；虎角菴的習淨，見主人的宗教情操。依名寫景，由景見人，函煇賦一步步將重心引導到主人園居生活與淑世情懷如何結合的問題，在下引大段文字中作爲發議核心的景點是豳圃與豐庄：

> 則有躍馬王孫，飛纓公子，襲寓之跡，眯寓之旨，訝北闕之無書，怍東山之未起。朝謌奮錯節之思，渤海望亂繩之理，高密何以儒雅執弋，稚川何以僊人治旅。竹林隱地，今已逢猿，圯橋少年，昔曾進履，久息大樹之陰，尚閟危城之矢。庶因海鶴之警霄，或聽鵾雞而倒屣。主人方出鶯館（43 試鶯館），坐溪堂（9 溪山草閣），入豳圃（38 豳圃），開豐庄（40 豐莊），發汜勝之餘穀，給庾信之哀荒，痛飲還呼夫山簡，蔬食且就於袁唐，既憂樂之不與人殊，何江湖之不為廟廊？斯時也，騰天河以吞浴，盪岱華兮低昂，羽扇綸巾，待出武侯之表，白茅青社，固在文成之鄉，圖畫高閣，揮御正陽，信茲山之特寓耳，暫寄一詠而流千觴。[38]

此段假設問答，重新喚起前文已預留伏線的出處進退問題，這其實也是祁彪佳

角虎、水牯等皆為常見佛教典故，此處皆正用其意，表示對主人學佛境界的頌揚。

36 《方廣大莊嚴經》運用大量譬喻極言人世苦境，如「此處虛誑無有可愛，猶如畫瓶盛諸穢毒；此處難越不能自出，猶如老象溺彼深泥；此處劇苦，猶如屠肆能斷諸命；此處不淨，猶如群豕在溷廁中；此處無味妄生味想，猶如餓狗嚙其空骨；此處自燒，猶如飛蛾赴於明燭；此處困竭，猶如水族曝於乾地；此處窮迫，猶如乏鹿為火所害；此處可怖，猶如死囚詣於都市；此處沈沒，猶如涉海船舫破壞。」（CBETA, T03, no. 187, p. 573, c23-p. 574, a9）函煇云寓園之中「偕春鹿以草泳，拔老象之泥痕」，是反用佛典，直以此處為淨土。

37 宋．釋普濟，《五燈會元．南嶽下三世潙山靈祐禪師》（臺北：文津，1986）：「師上堂示眾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脅書五字：「潙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潙山僧，喚作什麼即得？』」潙山禪師入滅後，留下此「潙山水牯牛」的公案。卷9，頁526。

38 陳函煇，〈寓山賦〉，頁3下-4下。

返鄉數年來懸而未決的問題，它關涉著經營寓山園林的意義，到底是對自我生命的歧出？逃避？或者回歸？

崇禎八年，主人告病家居，退離政經中樞，若從出／處、顯／隱二分的概念來觀察，他是選擇了退處、歸隱的路向，而開山鑿水，經營園林，似也昭告鄉親自己將長此棲遲的心意。然而這一路向果真能安頓有所追尋的身心？

此賦寫作於崇禎十二年，這一年，祁彪佳歸鄉第五年，休假期限已滿，要回到朝廷？或者繼續留鄉？如何選擇成爲這段時期最迫切的問題。檢閱該年日記，往往可見彪佳與親友共商出處之道的記載，如「奠夫且以北事爲憂，勗予甚切。」[39]「天樂爲予商出處之道甚詳。」[40]「姜崙愚過訪，與遊寓山，商出處之道，渠極贊予歸志之決。」[41]彪佳自己是傾向留鄉的，也得到部分親友支持；但仍有許多人力主彪佳應該出爲朝廷所用。彪佳在五月四日草疏上奏，表明自己的決心：

> 予以歸田四載，病限久踰，而身病母老，必不能出。乃直引會典，請　聖明處分。是日上午，焚香草疏，言臣子之苦情，頗為懇至。[42]

疏稿雖然寫好，但在上呈朝廷的過程中，乃至獲得批示之前，仍是存有變數。如「以疏稿與外父、外叔商之，皆以爲可出。」[43]不只岳家如此，還有許多在京或在鄉友人也有類似期待，所以彪佳還要一一修書，取得諒解與成全。如「草致章格非、馮鄴仙諸札，言不能出山之狀，求仝志周旋，以望必得所請。」[44]「作書致喬聖任公祖，以乞休故，恐其薦舉相妨也。」[45]希望取得諒解，並在京幫忙周旋解說，更不能向朝廷薦舉，以免反向操作。至於辜負厚望，也只能以自陳陋劣來作回應，「予極言不才之狀，而金如稱之不已。」[46]「先是管霞標以予頗具才智，應出爲世用，每致期望。至是以一書謝却，直述其陋劣無用於世，終老山林已矣。」[47]

這一出處行藏間的拉鋸，持續到十三年春暮，如閏元月二十九日記：

---

39 12.02.26，頁1149。
40 12.04.07，頁1153。
41 12.04.18，頁1153。
42 12.05.04，頁1155。
43 12.05.07，頁1155。
44 12.05.06，頁1155。
45 12.05.15，頁1155-1156。
46 12.05.20，頁1156。
47 12.07.07，頁1159。

> 文宗許平遠過訪，予四辭之，不與接見。渠傳語，力以出山為勸。得鄭鴻逵公祖書，傳部札始見促予之旨，作書復鄭公祖，言不出山之意。[48]

社會輿論與朝廷旨意似乎相結合，彪佳背負著壓力，但不欲改變心意，三月一日記云：「傳長安諸老意亟勸予出，予必不欲絕老母之奉。至商宅，告之外父，言及將母，相對含淚。」[49]這樣的僵持因祁母病歿而化解，據彪佳追記，祁母體質素稱強健，年初病已漸瘥，飲食無異於平日，且笑語懽豫，神智清爽，但是事出突然，「及日旰猶迎周賡宇夫人，迨薄暮偶暈，亟趨扶侍，猶然言笑，不兩時以痰喘，奄忽見背矣。」[50]祁母的乍然棄世，印證了人事幻化，也弔詭地證實了彪佳當初「身病母老，必不能出」的理由。

陳函煇的賦篇寫作在這樣的背景，當時他擔任常州靖江令，與山陰爲臨近縣邑，函煇是否曾遊寓山無明文可考，但寓山爲一半開放園林，士女往遊者眾多，靖江相距未遠，或許有機會來遊亦未可知。但函煇是否曾遊寓山，對〈寓山賦〉之寫作影響不大。如前所述，他賦寫寓園的主要依據在寓山景名、相關詩文，至於開出寓山園居如何調和淑世情懷的議題，則是來自於他與主人的接觸經驗。雖與彪佳不算特別親密的朋友，但平時亦有書信往來，以詩文酬贈。[51]崇禎十二年一至四月，祁氏日記中雖未特別記載二人書信或過訪之事，但如云：「予有行公移錄，示常之郡守邑令，以杜吏書侵漁之端。」[52]函煇爲靖江令，正在其中；「午後與文載弟出堰下，迎兩邑父母至，舉酌罷，遊寓山，再酌乃別。山中與言施藥、掩骼、賑獄等事。」[53]未言明邑令姓名，未必包括陳函煇，但可看出寓山主人以在野之身與地方官交往的方式，主客居遊寓山與討論公眾議題可以結合在一起。

施藥、賑贍諸事，是祁彪佳居鄉期間積極參與的社會福利工作，[54]也是陳函煇自著年譜中，回顧數年靖江知縣任內的重要政績，試觀其崇禎十二年之記載：「靖連歲旱蝗，米價湧，江北流民給小票、分流土濟之，且可杜意外，報

48 13.閏1.29，頁1182。

49 13.03.01，頁1185-1186。

50 13.03.24，頁1186。

51 如11.08.05：「得陳木叔、劉心牠、雷雨津書，木叔、雨津俱惠以詩文之刻。」另11.09.18、11.11.01俱有與陳函煇書信往來記錄。頁1130、1133、1137。

52 12.02.25，頁1149。

53 12.03.24，頁1151。

54 為避免敘述零散，有關祁彪佳服務鄉梓的作為，將集中於下文再行說明。

可。撫軍以予法頒行各縣。」[55]可見函煇在靖數年，戮力於治民救災，頗著成效，其法且推行至鄰近縣邑，與祁氏在鄉之努力正相關聯，筆者推測，是年初可能即因賑災有較密切之交往，遂有此作，賦篇重心歸結於豳圃、豐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發展了。

豳圃、豐莊等果園稻田，一般而言並不納入園林範疇，寓山主人將它們收入四十九景中，與其他景點相互聯結，共同組成寓山的景象結構。陳函煇閱讀寓山的相關文本，以作爲父母官的敏感，將豳圃、豐莊從四十九景中特別提舉出來，用以詮釋他所認識的主人的淑世情懷，並呼應著主人在出處之間的斟酌，提出：「主人方出鶯館（43試鶯館），坐溪堂（9溪山草閣），入豳圃（38豳圃），開豐庄（40豐莊），發汜勝之餘穀，給庾信之哀荒，痛飲還呼夫山簡，蔬食且就於袁唐，既憂樂之不與人殊，何江湖之不爲廟廊？」鶯館、溪堂是襯，豳圃、豐莊是主，發餘穀，給哀荒，賓主的園林詩酒交遊中，焉知不也同時包覆著對時代的憂患與生民的關懷？出山與在山，不同的空間追尋，如何體現主人的認同取捨？其實是很複雜的問題，推敲彪佳堅不出山的心意，並不純然止於個人與家庭因素的考量，而置社會責任於不顧，回應紛亂的世局與艱困的世情，他有自己的見解與作法。在同時日記中，與前述商出處之道並行的議題是鄉兵議與賑荒。陳函煇注意到了這點，所以能擺脫出／處、用／捨、兼善天下／獨善其身的簡單連結，相信寓山主人縱使堅不出山，也一樣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實踐他的用世才幹與熱情。如此說來，「既憂樂之不與人殊，何江湖之不爲廟廊？」判準拉回自我內心的操持，憂以天下，樂以天下，那麼，人在江湖與位居廟廊的差異，並非本質上的對立，只是身分與行事現象上的不同。函煇以如此議論表達了對彪佳在山的支持，彪佳五月一日得其書信、詩賦，二日作書復之，四日即草擬疏文，說明必不能出的心意，[56]時間恰相銜接，筆者相信，「既憂樂之不與人殊，何江湖之不爲廟廊？」貼切而深刻地觸動了彪佳的心思，應該也是促使他堅持決心的助力之一。而陳函煇兩年後因事被參，請降三級，掛冠還武林，臥病放園，造小樓，從此仕宦之情俱斷，竟彷彿追隨著祁彪佳當年歸鄉造園的背影；而十六年冬，他「破產集宗人二千眾，協平許都，擒其先鋒顧千

55 陳函煇於九年（1636）應謁選於吏部，得常州靖江令，「靖小邑也，歲凶土瘠，在大江中一渚，故為吳大地牧馬地。予初到，問民疾苦，除其繁苛，行一條鞭法，催科，民以為便。」十二年仍在任上，年五十，自云「為蘧伯玉知非之歲」，致力於救災。《小寒山自序年譜》（簡稱《寒山年譜》），《陳寒山文附孤忠遺稿》，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148，丙子至己卯年，卷1，頁9上-下，總頁191。

56 12.05.01-04日記，頁1154-1155。

鈞」，[57]以在野之身，募眾平亂，不正是他當年「既憂樂之不與人殊，何江湖之不爲廟廊」的實踐？祁彪佳與陳函煇交錯的身影，見證著晚明士人在官僚體系外，以民間力量進行軍政經濟等補救措施的努力，見證著晚明園林作爲個人居遊處所之外，同時也蘊含調節社會問題的功能，此外，也見證著園林文本對於園林主人與書寫者雙重詮釋的可能性。

四、陳子龍賦——出離前夕的眷懷回顧

據《祁忠敏公日記》所載，崇禎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祁彪佳致書求陳臥子作園記，三月初九日得其所作〈寓山賦〉，則陳子龍賦似作於十七年二、三月之交。然依陳子龍弟子王澐追記，〈寓山賦〉作於崇禎十六年：

> 嗚呼！此我師大樽先生〈寓山賦〉也，寓山者，山陰祁忠敏公彪佳別墅也。賦成于崇禎癸未，越一年，甲申，北都陷；乙酉，南都繼之，忠敏公遂盡節于山池；又二年，而我師亦從彭咸之遺則。[58]

在王澐的記憶中，癸未年〈寓山賦〉成；甲申年京師城破，崇禎殉國；乙酉年，南京淪陷，福王失國，祁彪佳殉節於寓山；再二年，陳子龍間道投水死；一幕幕影像鮮明依序相次，在明亡後的歲月中，不知反覆輪轉幾回。當然隔著三十幾年的歲月，年邁的王澐很有可能略略失憶，產生一年的誤差。但是尋訪〈寓山賦〉是他「奔走四方，每遇越中人士，咨嗟道故，博訪未獲三十餘年矣」，始終橫亙在心的大事，而當年陪侍老師作賦的情形：「憶吾師作賦，時在越邸之清音堂，惟予侍側，當年高視長吟、拂髯奮袖之態，如在目睫。」[59]對照著隨後發生的天崩地坼的變動，也特別溫馨明朗，令人印象深刻，尚能提筆娓娓作記的王澐或者並未誤記。但是爲何與祁彪佳的當年日記所載不同呢？筆者大膽推測，二人所記皆爲實情，只是各記其耳目所及。蓋子龍〈寓山賦〉洋洋近二千言，非一時可揮筆立就，應在十六年間即已開始起草，可能尚未定稿，或者因參與左光先勦撫許都之亂的軍事行動，未及持贈寓山主人。至十七年二月平亂歸來，寓山主人正好有園記之請，於是他以定稿的〈寓山賦〉回報。筆者所以要叨絮於作賦時間的差異問題，蓋與賦篇中的論點相關，更與晚明瞬息萬變的政局相關，下文將有所說明。

---

57 見陳函煇，《小寒山自序年譜》，辛巳至癸未年，卷1，頁10上-10下，總頁191。
58 明．陳子龍，〈寓山賦并序〉附錄，《陳忠裕全集》，同註11，卷2，頁16上-下。
59 同上註。

（一）復出心境的體貼慰解

陳子龍在序文中首先揭櫫三種人物類型：

> 僕觀世之君子，靜躁不同，通[60]晦亦異，旨趨所至，境寄因之。安宅懷土，各有攖情養志之地。故或躭翫玉鼎之旁，婆娑雲臺之上，則必築第九衢，列戟五市；至於剪茨而處，鑿坯而遁者，則棲託蕭奧，意斷躋陟；二者各然其所然，不相假也。若夫仕不徇祿，處不違君，匪辭組蓋，而玄覽江湖，玩心登臨，而取樂仁知，斯正士之所遊息，通人于茲盤衍者也。[61]

前二類爲仕宦與隱士，在一般的觀念裡，仕與隱「二者各然其所然，不相假也」，但第三類型人物則超越二者的對立，既自由轉換身份，而且可以同時涵攝二種身份的心情。乍看之下，他似以此影射祁彪佳，故下接祁氏既「著節朝右，抗情物表」，又以暇日「搜奇剔秀，批巖導溪，立圃於寓山之陰」，彷彿從容出入於仕隱之間。但是如此理想的人格型態如何可能？陳子龍自己經歷過出處間的猶豫掙扎，[62]深刻瞭解所謂「正士」、「通人」境界的艱難，對於數年來密集接觸的祁彪佳也有相當程度的知契，因此，他並未天真地以彪佳爲通人，藉以草草迴避人世的遺憾。相反地，在大略勾勒寓山的地勢與園林景象之後，他婉轉地說明彪佳可能面臨的爲難之處：

> 夫會稽神明之境，棲逸所羨，前世如王謝者，皆家有泉石，身搆池館。當其欣遇，俱有終焉之志。洎乎世網見逼，心跡相違，安石捉鼻，自知不免，逸少誓墓，亦未忘情，信乎長往之難，無名為實也。莊生有言，魏牟貴人也，其隱巖穴也，難為于布衣之士，雖未至乎

60 《陳忠裕全集》本與《嘉慶山陰縣志》所錄，文字小有出入。筆者經過比對，除同義異體字如「於」與「于」外，《全集》本較少錯字，如「旨趨所至，境寄因之」，《縣志》本作「旨趣所至，境寄內之」，「趨」、「趣」意同，然「內之」應為「因之」之誤。是以本文引述以《全集》本為據。但《全集》本亦有少數錯字，筆者將以《縣志》本進行校正。如此處《全集》本原作「遁」，《縣志》本作「通」，通晦相對為言，承上句「靜躁不同」，意較勝，據改。

61 明．陳子龍，〈寓山賦并序〉，《陳忠裕全集》，卷2，頁12上。

62 自著年譜中多處自敘出仕前的徘徊心情，如十二年：「意欲絕仕宦、供菽水，終老於衡門之下。」十三年：「堅意不出」、「黽勉北發，然意殊戀戀，無日不回顧也，徘徊淮泗之間者累日。」明．陳子龍編，清．王澐續編，莊師洛等訂，《陳忠裕公自著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清嘉慶八年刻本），卷上，頁25下、26下，總頁554、556。

> 道，可謂有其意矣。先生方出而圖我君，斯樂不得而擅也，然安可無其意乎？[63]

首先以六朝王謝爲例，言其皆有終老泉石間的心志，但終究「世網見逼，心跡相違」，他極敏銳地體察人心中幾微之處，當年謝安捉鼻曰：「但恐不免耳！」[64]除了表示不屑，同時應也意識到自己內心某種追求的欲望；而王羲之爲會稽內史，誓墓辭官，蓋出於恥居王述之下，也仍非對人世功業的真正忘情。[65]「長往之難，無名爲寶」，前者是堅持人生方向的艱難，後者是避開人事因緣的艱難，或許只有像道家超越性的人格才能自外於人世功業而無憾吧。所以子龍再舉魏牟爲例。魏牟爲中山公子，自覺「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從莊學的立場來看，魏牟以公子身份隱居岩穴，與平民相較，熏習尤深，所以尚未盡滅眷戀朝廷之情，他雖未到達道的最高境界，然而可說已經具有重生向道的心意了。[66]子龍稍改其意，移用於彪佳身上：「先生方出而圖我君，斯樂不得而擅也」，彪佳也如魏牟「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甚且更進一步地復出仕途，所以無法安守園林之樂，辜負當初歸守的心意。魏牟有「奈何」之嘆，彪佳豈能無感？子龍以「然安可無其意乎」相慰，肯定他八九年來有意終老泉石的心志，消極而言，雖無法貫徹，卻也證成了彪佳淡泊名位、樂好山水等心意；積極而言，有此一歸守園林之意作背景，則此番復出入仕，呼應著前述第三類型人物，不妨視爲向通人正士學習之途。

對照著崇禎十五年底彪佳重出時的兩則日記，也就更能瞭解園林之樂與出山之意的調和，是他當時的重大課題：

> 十一月初十日，倪鴻寶、陳臥子陪黃石齋來晤，時石齋有不出山之意，予動色爭之，而且以計典之寬嚴為問。[67]

> 十一月十三日，舟中作書謝越中親友，每日可二十餘封，于王雲岫、方無隅訂（應作叮）囑寓園尤惓惓焉。[68]

十二、三年的出處掙扎，諸多友人勗勉其出爲世用，然彪佳選擇在山；三年後除服，彪佳改變心意，動色力爭黃石齋，可以想見其心意之決。唯一爲難的是，

63 明．陳子龍，〈寓山賦并序〉，《陳忠裕全集》，卷2，頁12下-13上。

64 謝安捉鼻，事見（南朝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排調》，頁801。

65 王羲之誓墓，事見《晉書．王羲之傳》（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80，頁2095-2102。

66 參酌方勇、陸永品，《莊子詮評．讓王》（成都：巴蜀書社，1998），頁792-794。

67 15.11.10，頁1308。

68 15.11.13，頁1308。

與這份心意並置的園林情感，如何將園林之意收拾進復出的行跡中，考驗著祁彪佳，或者說考驗著晚明所有有著類似掙扎的士人。

陳子龍十分明白這份心情，賦文的末段與此遙相呼應：

> 昔伊荷鋤于莘野，卒佐命于亳都；葛哀吟以梁父，興炎運於西隅；張鼎峙于三傑，託松子而遠徂；疏授經而祖道，散賜金以自娛；東方沉冥於金馬；子真浮海以入吳。或先潛而後躍，或始智而終愚，或大隱於朝市，或晦迹于屠沽。苟語默之各當，豈出處之異途！知身世之一體，何魏闕與江湖！[69]

伊尹、諸葛亮是先潛而後躍；張良、疏廣是始智而終愚；東方朔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是大隱於朝市；伊尹鼎俎，太公鼓刀，皆曾晦迹于屠沽。諸人行跡不同，但以同樣從容的姿態出入人世的舞臺，子龍也對彪佳投以同樣的期許：「苟語默之各當，豈出處之異途！知身世之一體，何魏闕與江湖！」體認個人無法自外於世局的牽引，以清明的覺知和操持來回應紛變的人事，那麼，在朝或在野並沒有絕對的分野。

還要細辨的是，魏牟的「心居乎魏闕之下」傾向於未能忘富貴，或指一切外慕之私。祁彪佳在堅不出山之後，「方出而圖我君」，卻不是來自外在富貴權勢的追尋，而是「時方多難」、「君父有難，生死以之」的許諾。案彪佳復出在崇禎十五年冬，選擇奔赴的是一條滿是泥濘的道路，試讀其弟熊佳的追記：

> 壬午冬赴掌道命，先是六月服闋，九月奉命掌計典，兵警道梗，十一月始聞報。以時方多難，束裝速行。渡河，抵沇陽。知京城戒嚴，士民商賈無一北行者，先生北向號泣曰：「君父有難，生死以之，吾計決矣。」戎服介馬，攜乾糗，歷盡艱苦，入都門，都中人咸謂先生從天降耶。[70]

十六年舉計典，虛心諮訪，公論大服，又正直敢言，面折權貴，復出初期，似可大有作爲，陳子龍的「方出而圖我君」，指的應是此一時期。待計典竣，差刷南畿卷，彪佳一則勞瘁疾作，一則無力改變政局，是以上書乞休，正是十六、七年之交。而子龍十六年積極參與左光先平亂之役，以一介書生馳騁於戎馬間，屢建戰功。然在十七年初，也收拾前一年的熱血慷慨，歸志甚決，一再上書當

69 明．陳子龍，〈寓山賦并序〉，《陳忠裕全集》，卷2，頁16上。

70 祁彪佳此期心境與行蹤，詳見其當年十、十一、十二月日記，頁1306-1317。其弟熊佳所撰〈行實〉記載較為簡要。《祁彪佳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10，頁237-238。

路，求歸侍養大母。[71]是在十七年初，祁、陳二人對朝臣「分曹攻角，闔闢變遷，日益眩幻」，[72]皆已覺心灰。

所以說：陳子龍寫作〈寓山賦〉的主要時期，應非十七年初，而是在十六年，那是彪佳復出，而二人也都還懷帶一點希望的短暫時歲，彼此從對方以及一群師友身上看到一線光影，也願意相信這些個別的光影，可以結集擴大，照亮晚明的政壇。所以王澐所見子龍寫作時的神情：「高視長吟，拂髯奮袖」，那是創作與希望雙重喜悅的結合，而賦篇正文也展開了極其歡樂明朗的筆調和恢宏開闊的格局。

（二）園林小宇宙的建構

彪佳復出，乍看似回到仕宦的原點，鄉居八年成了一段迂迴的歧路，但這一段歧出卻是不可忽略的歷程，如上所言，它一如魏牟隱於巖穴，「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證成主人的泉石之志。然而，彪佳的歸守寓山又不同於魏牟的隱巖穴，寓山園林以自然爲底基，是一處經過人工改造的空間，主人與園林空間有特殊緊密的聯結，〈丙子夏予卜築寓山，何芝田投詩見贈，時芝田亦開果園，率爾奉答〉詩云：「鴻濛闢川巖，缺陷猶未補。補之以人工，開山我作祖。」[73]寓山靜臥於天地之間不知已有幾多歲月，迨及主人登臨開闢，寓山進入了新的里程，那是園林生命的誕生，在「開山我作祖」創造性喜悅與承擔中，祁彪佳小試乾坤疏鑿手的能力，闢建再現自然的園林小宇宙。

陳子龍賦篇正文即是由此解讀祁彪佳與寓山的關係。與陳遜、陳函煇的賦篇相較，此文展現了更恢宏開闊的氣勢，特別值得留意兩方面的表現：一是模擬漢賦大山巨水的瑋字鋪排，二則兼括時空的龐大企圖。

先論其模擬漢賦的瑋字鋪排，如其寫原始的寓山面貌；

> 乃其為山也，則嵬嶷嵑嵁，嶪岑鬱壘，嶔崎峻竦，削成崒嵂，巖谷窈窕，巒巘峭特，委蛇坱圠，綿聯迴側。紫石丹崖，碧砂赭土，羃以青蘿，披以芳杜。帶草交藤，布護翳瘻，葴蓀蔥菁，或繡或黼。彼雜英之繽紛，同薈蔚于宿楚。輪囷之木，挺擢之枝，嬋媛偃蹇，綢繆蔽虧。下蔭隴畝，上障炎曦，歷千秋以俯仰，賓巖阿而無知。[74]

71 崇禎十六、七年，祁彪佳的仕宦經歷與心境，詳見其兩年日記，頁1318-1423。陳子龍的仕宦經歷與心境，詳見其《自著年譜》，卷中，頁5上-28上，總頁581-627。

72 此用陳子龍十七年年譜中語，《自著年譜》，卷中，頁14下，總頁600。

73 《祁彪佳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9，頁220。

74 明．陳子龍，〈寓山賦并序〉，《陳忠裕全集》，卷2，頁13上-下。

寓山只是山陰縣城外的一壠小丘，其地不越一頃，但它被視爲天地神秀所遺，本身也具全了崇山峻嶺所有的形貌。所以賦文中「嵬嶷嵑嵑」等形容，可以適用於五嶽等高山，也可以適用於寓山小丘，形勢相類，只有比例尺的差異，這種具體而微的觀念正與明清園林「芥子納須彌」的手法相呼應。[75]連綿的瑋字營造一種無所窮極的印象，表現出無限深廣的空間，蘊藏著原始豐沛的生命，上文以植物來表現，青蘿、芳杜、草藤、雜英等繽紛薈蔚，這豐富深委的空間靜臥於江濱，等待著祁氏來加以發掘。

祁氏開闢之後的寓山景象呢？子龍的文字鋪陳也有精緻的轉換，茲以同樣書寫植物的段落作比較：

> 含桃之林，玉梅之圃，來禽盧橘，梫梨甘柚，桃李璀璨而春榮，櫧楠蓊鬱而冬茂，素馨移根於日南，蒲陶引蔓於隴右，環榴分吳苑之奇，叢桂表淮王之秀。莫不揚丹披紫，抗文吐繡，欐栱扶踈，磊砢偃覆者也。又有帶以長薄，圍以脩樊，藥欄曉蒨，花壇晝蕃。石竹擁戶，栟閭為門，左拂芎藭，右挹蘭蓀，蘘荷潤露，葵藿負暄，旨鷗沿砌以舒綬，文無臨風而自翻，蕉望夏以絳岫，菊凌秋而豔原，此則雅騷疏狀未極其繁也。[76]

此段文字中羅列各種植物：桃林、梅圃、來禽、盧橘、梫梨、甘柚，桃李、櫧楠、素馨、蒲陶、環榴、叢桂、石竹、栟閭、芎藭、蘭蓀、蘘荷、葵藿、旨鷗、文無、蕉、菊，一樣都是草木植被，大量艸與木部首的重出，以文字的質量創造景物質量的聯想，只是未闢以前，寓山上籠罩的是不知名的原生草木，既闢之後，寓山上籠罩的是具有審美與實用價值的果樹與花草。子龍在沿承賦體傳統手法之際，配合園林的性質，靈活地作了創造性的繼承。[77]

至於兼括時空的龐大企圖，賦文敷寫寓山開闢的過程與景象形勢，筆勢縱橫酣暢，以其篇幅龐大，茲僅撮舉其文理如下：[78]

（甲）大自然的寓山

---

75 古典園林宇宙模式的建構與「芥子納須彌」的手法，請參見王毅，《園林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1995），第1、3編。

76 明．陳子龍，〈寓山賦并序〉，《陳忠裕全集》，卷2，頁15上-下。

77 有關漢賦瑋字詞彙本質、形成、興衰與變遷，簡宗梧，〈漢賦瑋字源流考〉一文析論甚詳，請參見。《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臺北：文史哲，1980），頁45-100。

78 明．陳子龍，〈寓山賦并序〉，《陳忠裕全集》，卷2，頁12上-16下。賦長近二千言，此一綱領甚為簡略，旨在呈現賦篇內容，略表其兼括時空的企圖。以下行文中的片段引文，將不另行作註。

1. 應天垂象
2. 山石地勢
3. 原生草木
4. 環山水澤

（乙）園林化的寓山

5. 主人參與
6. 四周形勢：（1）其陽則崇山巖辟
   （2）其陰則谷王靈澥
   （3）左則句踐故都
   （4）右則三吳之衝
7. 開園工事：（1）總論
   （2）內部樓軒亭臺的建制
   （3）外部果園農圃的經營

（丙）園林既成

8. 眾樂之樂：（1）士女春遊
   （2）農稼秋收
9. 獨樂之樂：（1）圖書收藏
   （2）林皋自適
   （3）追懷先民

園林生命短暫，在時間中起滅流變，所以子龍賦由寓山未闢之前寫起，溯源自天地洪荒：「惟於越之奧壤，應垂象於牽牛，昔文命之南征，甸山川以成疇。何章隸之未錄，移拳石於丹邱，分種山之餘幹，浸明湖之中流，錫嘉名以自寄，遺神秀於荒陬。」然後描寫山石地勢、原生草木與環山水澤，這一大段文字出於虛構，以一般鄉野的山水景象爲藍本，想像寓山的原始面貌。作爲大自然中一處被遺忘的山石，寓山沒有時間度量，萬古靜默如一瞬。直到「爰有幽人徘徊容與」的參與，開啓了寓山的紀元。

這一紀元的標出，拉開了時間的軸線，前此深沈不可測，此後則在主人「搜剔窮幽危，刻削化朽腐」的工夫裡，伴隨著空間景象的改易，時間的意義逐漸清晰起來。各種建設陸續動工、完成，不同景象相互掩映、組織，園林的生命由稚嫩而成熟。賦中從主人出場，開始敘說建設寓山的過程，由「陟我高岡，槩觀夫形勢」，掌握南北左右四周的地理形勢，才能使園林「巧於因借，體在精宜」；[79]「迺樹樊落，迺定衡宇，既疏土而成池，亦鑿山而留嶼。蔭弱柳於通溝，照繁花於枉渚」等，這是寓山山體與讓鷗池一帶的各種建制，相地立基，

79 計成著，黃長美撰述，《園冶》（臺北：金楓出版社，1999），頁23。

興造屋宇，疏土鑿山，疊石理水，以及花木植栽，各種工程次第推展，於是「華軒豁達，廣堂深潨」，「幔亭孤峙，層樓若飛」等等，一個清雅沈靜的居遊空間逐漸成型。而與此並行施工的是果園農圃的經營，栽種桃梅橘柚、蘭蓀蘘荷、藥欄曉蒨、花壇畫蕃，經濟作物也得到成功的栽培。於是寓山以一座成熟完善的園林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美景向故鄉的士女開放，以爲郊遊之所：「集蘭渚之勝流，徠若耶之麗女，遵微行以尋芳，援桂楫而問渡」；農作的收成也可與民同樂：「駕鹿車而指困，酌旨酒以命儔」。主人自己亦能擁有收藏、閱讀、寫作、休閒等生活樂趣：「觀鼎彝，理緗帙，探圖牒于名山，啓遺經於石室，糅沓書史，縱橫丹漆，濡雲閣之金管，涉靈臺之玉笈，宗曲阜之仁義，採柱下之道術」。並在其中追索先民典範，思索自己的出處之道。

賦篇至此戛然而止，停留在寓山的鼎盛時期，也就是主人「方出而圖我君」即將復出的前夕。賦中寓山的時間靜止了，但是現實的寓山呢，它正走在凋零消頹的路向上。蓋園林既闢之後，須有不斷的人事活動，包括修造工事與居遊流連，才能維持園林的生命免於荒落。陳子龍曾長期讀書南園，[80]自然了然於園林生命的短暫與幻化，賦中時間因素的加入，結合空間景觀的鋪敘，撐起賦篇中的小宇宙架構。這個小宇宙由深委豐盈的草莽自然，變身爲具有人文思致的園林，遊人熙洽，農稼自足，主人也樂其所樂，乍看之下，似是一個抽離在時間歷史長流外的桃花源。但它不是桃花源，是人間脆弱的園林，一旦失了主人的照護，便會快速衰頹凋敝。那麼當寓山主人「方出而圖我君」，便也是宣告著從寓山出離，空間的移位，同時也代表著價值的移位，賦篇的時間便停留在這裡了，這是寓山的全盛時期，以後的寓山呢？或者因乏人關注而荒涼，或者因接續經營者理念不同而改易。在彪佳離去的背影裡，子龍彷彿預見了寓山由盛而衰的轉折，賦文收束在巔峰的盛況，文字未及的空白，彷彿也帶有預作悼亡之意。

五、祁彪佳的鄉里情懷

上文討論陳函煇賦時，即已指出，函煇寫作賦篇，正呼應著彪佳出處之際的斟酌，他體察著彪佳堅不出山之意，也認同其居鄉選擇，賦中以八求樓、讀易居、虎角菴，以及豐莊、豳圃作爲寓山空間的意義中心，提出「既憂樂之不

80 陳子龍讀書南園，見其自撰年譜記載。至於園居生活內容及詩文酬唱，可參見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臺北：里仁書局，1981），第3章；孫康宜著，李奭學譯，《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臺北：允晨文化，1992），第3、4章。

與人殊，何江湖之不爲廟廊？」調和寓山主人的園林愛好與淑世情懷，對寓山主人的瞭解，決定著他對寓山空間意義的詮釋。在陳子龍的寫作寓山賦，也有類似的情悅。他與祁彪佳自崇禎十三年合作賑災，一起面對人世的苦難，在有限的資源中共同盡力。從此時相過從，多次往遊寓山，並曾留下題詠，對於寓山園林景象與園林主人都有相當熟悉的情感。這要從祁彪佳以在野之身參與鄉梓事務說起。

彪佳清楚自己所處的時代，不是太平歲月，自十一年冬起，即陸續有北方戰火的音信，「聞虜警圍密雲」、「又聞虜信已薄近畿」、[81]「知荆襄賊勢甚急」、[82]「言流賊造舟荆楚，其勢甚盛」、[83]「聞虜騎南迫，深爲憂之」，[84]亂事不只在遙遠的北方進行，有逐步擴展到南方的跡象，彪佳認爲宜先儲備自保的力量，所以開始閱讀與守城禦寇相關的書籍，並加以彙輯，以備不時之需。[85]與地方長老討論時事，力主宜爲桑梓之防。試讀下則記錄：

> 劉念臺先生以數行相招，予即入城。……晤商諶軒，言吳中事。謁劉先生，則管霞標、鮑長孺、錢欽之先後至，觀長孺及王大含勤王議檄，劉先生忠憤見於顏面，欲以公書促撫軍入援。予以入援無益於都城，而傳聞流賊有造舟長驅之事，宜為桑梓之防。歸舟作書詢之王戢雲，亦是予說。[86]

劉宗周與祁彪佳關係在師友之間，彪佳從劉習心性之學，日記中言及多稱先生，然在政治時務上，兩人相互勸勉告誡，更近於朋友關係。此次意見不同，見仁見智，不必定其優劣，卻反映出彪佳這段時期的政治心態，在關心中維持理性的冷靜，對照著劉先生「忠憤見於顏面，欲以公書促撫軍入援」的熱，彪佳「入援無益於都城」的判斷，顯然冷淡多了。這應與其仕宦經驗密切相關，對於朝廷的人事關係與制度結構失去了信心，這樣的觀點與他當時不願復出的心意相一致。

對朝廷的冷，卻不礙於對人世、對家鄉的熱，在提出桑梓之防的議題後，他更積極蒐集資料：「自二十日以後，稍暇即閱《保越錄》、《僞吳穅錄》、《靖康傳信錄》及《釣溪立談》諸書，知守禦之難、流離之苦。回思今日四方

81 11.10.21-22，頁1136。

82 11.10.29，頁1137。

83 11.11.06，頁1137。

84 12.01.19，頁1145。

85 如11.02.06云：「予因取城守諸書閱之，欲輯為禦寇一書。」頁1140。

86 12.02.14，頁1147-1148。

多事，如外父之欲歸不能，爲之三嘆。」[87]並思考具體作法，四月中完成《鄉兵議》，[88]六月初彙整《禦寇全書》，[89]年底整《城守書》。[90]此外，留意可用之人才，勇於舉薦。[91]積極與行政長官商議可行之法。[92]

此外，彪佳「曰嘆予輩居室園亭種種溢分，亟更思賑贍之舉。」[93]更積極從事賑荒，日記中隨意披檢可得。如十一年歲末：「大風寒，……出各村，給米於貧窘之家，旋至丁巷，則前所未給者也。午後有未得者詣予家，復給之。沈表叔亦來告貸。」[94]這條記錄，彪佳透露了幾則訊息，沒有計畫的給助，容易有被疏忽的地方、被遺漏的個人，民間的困窘往往只能依靠個人關係尋求幫助，這些問題都企使他更積極規劃如何將賑濟的活動普遍化、制度化。所以一方面利用交遊關係向地方官反映建言，一方面在民間與諸隣長者商議，訂定〈贍村緣起〉、〈贍村規則〉，希望藉由自己的率先施贍，能喚起鄉人有力者共襄其事。他施金，捐米，散銀，雖不能完全滿足告迫者的欲求，然盡量不使有怏望之情。[95]

這是平日的濟貧，母喪居鄉期間，他更大規模發動救災的活動。十三年春暮，越中連月淫雨，彪佳即深以米價爲慮，姚江首先爆發饑荒，彪佳與余武貞、鄒汝功、王金如、袁與立、金楚畹等人共商救荒之策，提出通商糴米之法，在各地設粥給米，救助饑荒，安撫亂民，並編輯《救荒全書》作爲商議取式的參考。[96] 其間種種行事，非本文論旨所在，茲不縷述。

---

87 12.02.25，頁1149。

88 四月中下旬多則日記言及與管霞標先生共商，及寫作完成鄉兵議，並寄送劉念臺。見12.04.14-26，頁1153-1154。

89 12.06.07，頁1158。

90 12.12.25，頁1176。九月下旬點定《守城古案》，應為相關檔案，12.09.21-22，頁1169。

91 如「偶閱廷臣公薦禦侮真才單，回錄予之所知為單所未及者。」12.05.19，頁1156。「管（霞標）先生深有憂時之懷，而別後王金如至，則更有甚焉，真以社稷民生為己任。即欲向海內訪探豪傑，予回為屈指所知，深夜始罷。」12.03.02，頁1149。「得文宗許平遠書，作二札復之。附書以荐武林越中諸名士。」13.02.12，頁1183。

92 是年暮冬，積極與余武貞共議鄉兵事，共同遊說知縣汪元兆、道臺鄭鴻逵，痛言里甲當役之苦與地方利病。詳見12.12.20-30日記，頁1175-1176。

93 12.01.01，頁1144。

94 11.12.28，頁1141。

95 12.12.21-30日記屢見相關記載，〈贍村緣起〉見12.12.21，頁1175。〈贍村規則〉見12.12.30，頁1176。

96 相關記載密集出現在崇禎十三年至十五年的日記，隨處可見，不遑舉例。

然要指出的是，陳子龍也參與了這一場救災行動，與越中各層官吏、鄉紳有具體共事的經驗，與祁彪佳合作尤其密切。子龍崇禎十年進士，旋丁母憂，十三年起任紹興推官，適諸暨缺令，由子龍攝行縣事。正逢越中大饑，奸民誣訟剽掠，子龍一方面重懲大奸、解散亂民，一方面積儲糴糶、賑贍災民，在《自著年譜》中對濟贍之事有十分清楚的追記：

> 先是，予初攝邑時，知明歲饑必甚，集邑中士民議積儲，以為積於官則多弊，不若藏於民間。因置籍，令富室各量力書所積之數，至米貴時則減價以糶；若有天幸，民無飢則聽自便，官不問升斗也。民頗安之，書籍者約萬餘石。至是予徒步雪中，求其發粟，富室皆感動。或有減價十之三以惠鄉閭者，又有願捐十之三作粥糜以拯下戶者。坊市鄉遂，皆令孝廉儒生領之。又移公帑數千金，遣賈人給符驗，告糴於鄰郡，價所低昂，皆以其半惠民，以其半利商。不過旬日，金歸庫藏，不稽上供，而兩利存之，民始有更生之望矣。境內帖然，無狗吠之警。而郡中則大擾亂，攻剽富室，公府閉門不開。二月新令至，予得還郡。督撫遂屬予專司賑事，以暨邑例遍行郡中。是時，廷尉鄭公為守道，及郡守王公，皆一時循良。薦紳則劉念臺、倪鴻寶、祁世培、余武貞諸先生，咸以救民為心。孝廉諸生亦多賢者，相助為理。而世培尤與予晨夕同事，官米粥廠，遂遍於窮鄉深谷矣。[97]

這是崇禎十四年的記事，文中的「世培」是祁彪佳的字。子龍此段文字勾勒簡要，彪佳十四、十五年日記則對具體人事、個別狀況有十分翔實的記錄，兩者正可相參，留存當時社會史一段材料。陳祁二人相互欣賞，此後時相過從，陳集中尚有多首同遊鑑湖與寓山詩作。如〈初夏同倪司成吳金吾畢少府同游祁侍御寓山園亭八首〉、〈同祁世培侍御泛鏡湖〉、〈送祁世培侍御入掌大計〉。[98]〈寓山賦〉的寫作實奠基在這份深厚的知契情感與時代共命的體認上。十七年三月中子龍赴詮部之任，二人尚有書信往返，憂慮國事，而有通海運的想法。[99]

97 明．陳子龍編，清．王澐續編，莊師洛等訂，《自著年譜》（《年譜叢刊》影印清嘉慶八年刻本），頁564-565。

98 明．陳子龍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上海：上海古籍，1983），數詩分見卷12，頁389-390；卷15，頁514；卷15，頁518。

99 彪佳17.04.19日記略云：「臥子憂心時事，以為必宜通海運、致本折，與予意合。」然八日後即聞惡耗：「薄暮柴蓮生自南都來，道三月十九日燕都之變甚確，先帝與后皆身殉社稷，為之徬徨徹夜。」頁1378-1379。而在臥子《自著年譜》中有較詳細

只是國變乍起，二人皆事福王於南京，又以時事不可爲，先後求去。順治二年，南都失守，彪佳入水殉節，子龍遁爲僧，尋以受魯王部院職銜，結太湖兵欲舉事，四年事露被擒，乘間投水死。而陳函煇竟也於順治三年，從魯王航海，已而相失，哭入雲峰山，作絕命詞十章，投水而亡。二陳〈寓山賦〉中軒磊慷慨，以意氣相期，終究只成爲一場忠臣志士的夢幻；蘧然醒來，竟只有恆定的水澤，以它千古不變的溫柔，無言地收容人間無力回天的憾恨。

王澐曾如斯感嘆：「嗟夫！萇弘之血，化而爲碧；延津之劍，有時而合。二公大節，先後同揆。寓山一賦，爲之魄兆矣。」[100]祁彪佳、陳子龍，再加上陳函煇，三人精神意氣交會於〈寓山賦〉，從歷史的發生而言，是一種偶然；但是在三百多年前的紹興城，二陳分別以不同的手法和觀點書寫〈寓山賦〉，與寓山主人進行當下的對話，其因緣發展，竟似各有其可追溯的因果關聯。

六、結語

如上所述，三陳分別採取不同的關注焦點，來主導鋪陳的脈絡。陳遜扣緊園名，以事類的分立共發，來解釋主人以「寓」命名的深意；陳函煇以文字導遊的角色，對闢建已成的寓山園林景物以類相從、聯類屬辭，重構文字脈絡的導覽圖；陳子龍則展現了極開闊的籠罩時空的能力，以近乎全知的觀點，統說寓山由自然山林轉換爲園林的過程，並預告主人與園林未來的走向。

三陳隱然與園林主人進行著人生觀與方向抉擇的對話。陳遜雖未直接討論出處問題，但在討論「寓」義中，企圖以主人的人格特質貫聯今昔，園居涵容了主人一貫的生命情態與價值；陳函煇基本上認同主人堅不出山的路向，但不落入出處對立的格局，有見於主人居遊園林同時涵括的淑世情懷，而以「江湖即廟廊」加以調和；陳子龍則再加以翻轉，肯定魏闕即江湖，其賦寫於主人復出時期，在國勢飄搖之際，祁彪佳與陳子龍的挺身任事，其實不免有情、理、勢間的躊躇猶豫，然而他們以「語默各當」、「身世一體」，拉回自身主體性的操持與判斷，企圖化解隱顯出處間的對立與兩難。

值得留意的是，在他們的討論中，園林與主人密切結合的性質，彰顯了寓

的說明，其意「請太子從津門入海南發，而三吳則集水師萬人，乘南風直抵碣石奉迎儲君」，並已與同志相謀，多人願盡棄家業以助之，彪佳應在所稱同志之中。然「予方經營而時已無及，至五月二日而京師告陷之信至矣，悲夫！」頁606-607。

100 王澐，〈寓山賦後記〉，明．陳子龍，〈寓山賦并序〉附錄，《陳忠裕全集》，卷 2，頁 16 上-下。

山與自然山林的差異；而書寫者與主人的交遊與瞭解，影響著對園林的觀看角度與詮說。三陳〈寓山賦〉的差異，也正反映出他們撰作之際，與祁彪佳相互交會的光亮所能照見的能見度。令人嘆息的是，落在具體存在情境中，這樣的交會有著可堪珍惜的因緣，同時也流露世事因緣中的不可自主性。

* 後記：感謝二位審閱先生的意見，文中已作部分增補說明，唯有關唐宋以降園林賦的整體觀察，非本文所能兼顧，請俟諸他日。

引用書目

（一）原始文獻

晉・陶淵明著，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書局，1985。

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撰，《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1992。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1988。

宋・陸游著，《陸放翁全集・劍南詩稾》，臺北：文友書店，1959。

宋・釋普濟著，《五燈會元》，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

明・計成著，黃長美撰述，《園冶》，臺北：金楓出版社，1999。

明・祁彪佳編著，《寓山注》，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刊本。

明・祁彪佳編著，《寓山志》，尊經閣藏明崇禎間刊本。

明・祁彪佳著，《祁彪佳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

明・祁彪佳著，《祁彪佳文稿》，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所藏珍本，1991。

明・陳函煇著，《社選寒枝集，寒江集》（文集），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原刊本。

明・陳函煇著，《選寒光集》（詩集），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原刊本。

明・陳函煇著，《陳寒山文附孤忠遺稿》，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148，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明・陳子龍編，清・王澐續編，莊師洛等訂，《陳忠裕公自著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清嘉慶八年刻本。

明・陳子龍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明・陳子龍著，《陳忠裕全集》，國家圖書館藏清嘉慶八年（1803）幹山草堂刊本。

明・張岱著，《瑯嬛文集》，臺北：淡江書局，1956。

清・鄭方坤編，《全閩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425，1983。

清・徐元梅等修，清・朱文翰等輯，《浙江省嘉慶山陰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二十五年紹興縣修志委員會校刊鉛印本影印，1983。

（二）近人論著

方勇、陸永品著，《莊子詮評》，成都：巴蜀書社，1998。

王毅，《園林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孫康宜著、李奭學譯，《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臺北：里仁書局，1981。

陳橋驛，《紹興地方文獻考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

曹淑娟，〈祁彪佳與寓山——一個主體性空間的建構〉，《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曹淑娟，〈夢覺皆寓——《寓山注》的園林詮釋系統〉，《臺大中文學報》，第15期，2001。

楊鴻勛，《江南園林論——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4。

簡宗梧，《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嚴倚帆，《祁承㸁及澹生堂藏書研究》，臺北：漢美圖書公司，1991。

日・荒井健，〈明末紹興の庭一一祁彪佳と寓園について〉，《中華文人の生活》，東京：平凡社，1994。

Attitudes of Three Fu on "Yushan" towards the Garden and Its Owner

Tsao, Shu-chuan*

Abstract

During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Qi Biaojia (祁彪佳) built his "Yushan" (寓山) garden in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 of Shanyin (山陰). Literati of the time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garden with odes and reply-response pieces in a number of different styles. In addition to the large number of poem, and prose pieces, three works in the *fu* (賦) style written by Chen Dun (陳遯, date of birth and death unknown), Chen Hanhui (陳函輝, 1590-1646), and Chen Zilong (陳子龍, 1608-1647) have survived. This paper uses these three works in an effort to show the experimentation with and efforts put into writing *fu* on the subject of gardens by the literati of the late Ming. Three main questions are discussed. First, how did the relation between writer and owner affect the writing angle of three *fu* ? Second, how did *fu* written about gardens interpret the meaning invested in the space by the owner, and,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time, how did the owner's choice to either take office or stay out of public life affect the meanings imparted in the garden space? Third, given that literati during the late Ming did in fact use the *fu* style to write about gardens, how did they go about utiliz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fu as "stacking colors and layering shades, shaping objects and expressing thoughts (鋪采摛文, 體物寫志)? In these works, the close connection of the garden with their owner brings to ligh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garden and the natural mountain terrai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writer's relation to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owner will also affect the perspective with which they look at the garden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it.

Keywords: "Yushan Fu", Chen Dun, Chen Hanhui, Chen Zilong, Qi Biaojia, garde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